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三寶太監西洋記
第九十八回 水族各神聖來參 宗家三兄弟發聖

詩曰：岸上花根總倒垂，水中花影幾千枝。
一枝一影寒山裡，野水野花清露時。
故國幾年仍縉笏，異鄉終日見旌旗。
凱歌聲息連雲起，水族諸神知未知？

卻說旗牌官報道：「船頭下一道紅光燭天而起，紅光裡面湧出三位神道，都是朱衣象簡，偉貌豐髯，口口聲聲叫道山呼、山呼，萬歲、萬歲，小的們不知是個甚麼神道，特來稟告元帥老爺得知。」三寶老爺原來抬出聖旨牌去，只指望鬼怪妖魔不來作祟，哪曉得又驚動了這等一班有名神道。聽知得這一場凶報，沒奈何，只得跪求天師，怎麼著發他們回去。天師到底是個慣家，即說道：「二位元帥不要吃驚，我和你且坐到將臺上，看他怎麼來，卻怎麼回他去。」

果然是二位元帥、一位天師，坐在將臺之上。只見三位神道朱衣象簡，偉貌豐髯，聲聲叫道：「萬歲！萬歲！」天師問道：「三神朝謁，願通姓名。」第一位說道：「小神洋子江上水府顯靈至聖忠佐濟江王之神。」第二位說道：「小神洋子江中水府顯靈順聖忠佐平江王之神。」第三位說道：「小神洋子江下水府顯靈大聖忠佐通江王之神。」天師道：「三位水府何事到此。」三位水府說道：「聖旨在上，特來朝參。」天師道：「朝參已畢，請退。」三位水府應一聲「是」，一擁而去。

道猶未了，船頭下又是一道紅光燭天而起，紅光裡面認出一位神道，又是朱衣象簡，偉貌豐髯，口口聲聲道：「山呼萬歲！」天師道：「來者何神？早通名姓。」其神道：「小神江濱廣源順濟王楚屈原大夫是也。」天師道：「廟祀何處。」江神道：「江之源發於岷峨山下。小神之廟，立於成都府中。」天師道：「廟貌雄壯麼？」江神道：「舊時廟貌卑淺不稱，得宋文潞公重加修飾，煥然一新。」天師道：「文潞公何由到此？」江神道：「文潞公少時隨其父越任蜀州幕官，道過成都府，晉謁小神之廟。是小神先一晚吩咐奉祀官等收拾停當，灑掃祠庭，候宰相到此。奉祀官得之於心，明日伺候，果見文潞公到。奉祀官接之甚勤，且引導細觀畫壁，且言祠廟廢興之故。文潞公大驚，說道：『你這奉祀官何如此慇懃也？』奉祀官說道：『夜來江濱靈神報說今日宰相下臨。相公異日之宰相，不敢不敬。』文潞公笑一笑，說道：『宰相非所望，但得宦游成都，當令廟貌一新，不至若此卑淺。』慶歷中，文潞公果以樞密直知益州，聽事之三日，謁小神廟，淒然有感，心上正在躊躇，忽前奉祀官叩頭禮拜。文潞公歎一聲，說道：『事物興廢俱有數，人生何處不相逢。』昔年多謝慇懃，今日果然宦游也。」奉祀官說道：『他日必為宰相，豈止宦游我成都。』文潞公道：『原我說來宰相非所望，只得宦游成都，當令廟貌一新。此言豈敢自食！』即時下令鳩材飭工，計新祠廟。甫下令之明日，江水大漲，漫山漫嶺而來。漲頭上推下□抱之木有數千百根，竟奔小神之廟而止。未幾漲消。文潞公大喜，說道：『天從人願。』命工取之，充為廟材。物曲盡能，人官盡能，小神之廟遂雄壯甲於天下。這卻不是廟貌舊時卑淺，得文潞公一新！」天師道：「你今日來此何幹？」江神道：「聖旨在上，特來朝參。」天師道：「朝參已畢，請退。」江神應一聲「是」，一擁而去。

道猶未了，船頭下又是一道紅光燭天而起。紅光裡面閃出一位神道，龐眉皎髮，美髯鬚，面如童少，博帶峨冠，連聲道：「萬歲！萬歲！萬歲！」天師道：「來者何神？早通名姓。」其神道：「小神九江八河之上靈通廣濟顯應英佑侯姓蕭名伯軒是也。」天師道：「尊神原來是太洋洲上蕭老官人。後面是哪個？」蕭公道：「後面是豚子蕭祥叔。」天師道：「再後面是哪個？」蕭公道：「再後面是小孫蕭天任。」天師道：「都是同時得道麼？」蕭公道：「小神生於宋，得道於咸淳初年。」天師道：「尊神不消講得，平生剛正自持，言笑不苟，美美惡惡，里閭咸為之質正，宋咸淳間為神。曾附童子，先事言禍福，動若發機。鄉民相率朝謁，立廟於新淞之太洋洲，福澤一方，萬代瞻仰。貧道附近在龍虎山，頗知顛末，只不知令嗣君幾時得道？」蕭公道：「豚子生於元至正中，仕為靈陽主簿。靈陽劇盜潑天王劫縣庫藏，逼勒縣官，豚子不屈而死。上帝謂豚子生前忠正，死後剛方，命為神著於鄉，鄉人合祀於小神之廟。」天師道：「令孫幾時得道？」蕭公道：「小孫於洪武中，仕為白溝河巡檢司巡檢，死王事。上帝謂死雖非命，聰明正直，足以為神。目今尚水著聞。」天師道：「斯民也，三代之所以直道為神也。可喜！可喜！」蕭公道：「過承誇獎。」天師道：「尊神來此貴幹？」蕭公道：「聖旨在上，特來朝參。」天師道：「朝參已畢，請退。」蕭公應聲「是」，領著子和孫一擁而去。

去猶未了，只見船頭下一道紅光燭天而起，紅光裡面又閃出一位神道，濃眉虬髯，面如黑漆，紗帽圓領，皂靴角帶，連聲叫道：「萬歲！萬歲！萬歲！」天師道：「來者何神？早通名姓。」其神道：「小神姓晏名成仔，官拜平浪侯，本貫臨江府清江鎮人氏。」天師道：「原來是晏公都督大元帥。」晏公道：「小神忝居天師桑梓，但上下之分相懸，不及請益。」天師道：「尊神平生嫉惡如探湯，少不善，必面叱之。鄉人起敬起畏，動輒曰：『得無晏君知乎？』貧道平日敬恭之有素者，只不知尊神初仕居何官？」晏公道：「小神元初以人材所選入官，為文錦局堂長。元人暴虐，徵求無厭。局官舊管供應宮錦，有機戶濮二者，坐織染累，鬻二女、一子賠償上官。小神憐其無辜，出俸資代之；不足，脫妻簪珥滿其數。濮得爺子完聚，日夜焚香告天。上帝素重小神剛正廉謹，遂命為神。小神承上帝命，奄忽於官，家人初不之知也。小神死之日，即先暢騶導於里之曠野，峨冠博帶，護呵甚嚴，里中人見之愕然，莫不稱歎，說道：『晏氏之子榮歸故鄉，人材官如此誇耀。』月餘，小神輿輓而歸，里中人且駭且疑。及至相語，則見之日，即小神官捨死之日也。里中人始驚異。家人啟棺相視，棺中一無所有，乃知小神屍解為神，立廟祀之。厥後小神頗奉職於九江八河之上，無少差失云。」天師道：「久仰！久仰！今日到此，有何尊幹？」晏公道：「因為寶船中有聖旨在外，故此特來朝參。」天師道：「朝參已畢，請回罷。」晏公應一聲「是」，一擁而起。

言猶未了，船頭下又是一道紅光燭天而起。紅光裡面閃出一位神道，金盔金甲，耀眼爭光。兼且人物長大，聲響如雷，連聲叫道：「萬歲！萬歲！萬歲！」天師道：「來者何神？早通名姓。」其神道：「小神姓風名天車，官拜沿江游奕神是也。」天師道：「你何處出身？」游奕神說道：「小神生於蜀之鄂都。生下地來，有三隻眼，一隻觀天，凡遇烈風暴雨，無不先知；一隻觀地，凡有桑田滄海，無不先知；一隻觀人，凡有吉凶禍福，無不先知。因小神觀天、觀地、觀人無不先知，故此上帝授小神一個沿江游奕之職，專一報天上之風雲，江河之變遷，人間之禍福。」天師道：「曾有何顯應？」游奕神道：「宋丞相陳堯咨未遇之時，有遠遊，泊舟三山磯，先一日請謁，具告他來日午時有大風突至，舟行必覆，公宜避之，陳唯唯稱謝。到明日，自朝至中，天清氣朗，萬里無雲。舟人累請解纜，陳不許，舟人再三促之，陳說道：『緊行，慢行，先行，只有許多路程，更待同行。』舟一時開發殆盡，片帆風飽，無限悠揚，舟人嗟歎不已。甫及午牌時候，忽然西北上一朵黑雲漸漸而起，起到大頂上之時，大風暴至，折木飛沙，怒濤如山。同行舟收拾不及，不免沉溺之患，陳舟如故。舟人始信陳語，踧而致謝。陳心亦異小神之報，每欲謝無由。他日焦山下又見小神，陳揖小神近前致禮，問小神故。小神具告他是沿江游奕神，以公他日當做宰相，故奉告。陳說道：『何以報德？』小神說道：『貴人所至，百神理當接衛，不敢望報。但願求《金光明經》一部，乘其力，稍可遷秩。』陳唯唯。這正叫做：君子一言重於九鼎。陳他日專遣人送三部《金光明經》，詣三山磯投之。小神原日只求一部，因得陳三部，連升三級，陳宰相得小神免一時沉舟之患，小神得陳宰相昇平等數級之官。這一段情由，就是小神顯應。」天師道：「今日到此何幹？」游奕神說道：「因為寶船之上有聖旨在外，特來朝參。」天師道：「朝參已畢，請回罷。」游奕神應聲「是」，天師又說道：「尊神且慢去，貧道還有一事相問。」游奕神說道：「有何事見教？」天師道：「你職掌游奕，可曉得朝廷麼？」游奕神說道：「朝廷一動一靜，神鬼護佑；一語一嘿，神鬼欽承。豈有不曉得之理？」天師道：「你既曉得，這如今萬歲爺可在南京麼？」游奕神說道：「在南京。」天師道：「前日有信，聞說道朝廷營建北京，有遷移之意，果是真麼？」游奕神說道：「是真。萬歲爺已曾御駕親臨北京城裡，這如今

又轉南京來也。遷都之意已決，只還不曾啟行。」天師道：「不曾啟行，還是貧道們有緣。」游奕神拜辭而去。老翁道：「怎見得不曾啟行還是有緣？」天師道：「便於復命，不是有緣何如？」

道猶未了，船頭上一道黑煙燭天而起。老翁道：「黑煙起處，又是個甚麼神道麼？」天師道：「多謝元帥老爺照顧，今日中間抬出聖旨牌去，接待了這一日江河上有名神道。今番卻又不是個神道，卻又有些確氣哩！」老翁道：「怎見得不是個神道？」天師道：「先前的神道，都是紅光赤燄，瑞氣祥煙，並沒有些黑氣，今番黑氣沖天，一定是個妖魔鬼怪也。」

道猶未了，一聲響，一道氣，半邊青，半邊紅，上拄天，下拄地，攔住在船頭之下。元帥老爺吃了一慌，問說道：「這是甚麼？」天師道：「這卻古怪，是一段長虹。」老翁道：「這虹是些甚麼出處？」天師道：「虹即蜃，陰陽交接之氣，著於形色者。」王爺道：「古有美人虹，那是甚麼出處？」天師道：「那是《異苑》上的話，說道古時有一夫一婦，家道貧窮，又值饑饉，食菜根而死，俱化成青紅之氣，直達斗牛之墟，故此名為美人虹。蘇味道有一首詩可證：詩說道：

紆餘帶星渚，窈窕架天濤。
空因壯士見，還共美人沉。
逸勢含良玉，神光藻瑞金。
獨留長劍彩，終負昔賢心。」

三寶老爺說道：「蜃便是真的，還望天師收起它去才好。」天師道：「貧道不敢辭！」好天師，說一聲「不敢辭」，已經手裡捻著訣，一個訣打將去。天師的訣豈是等閒，盡是天神天將蜂擁一般去。一聲響，早已不見了那條蜃，恰好散做一天重霧，伸手不見掌，起頭不見人。老翁道：「這重霧又是個甚麼出處？」天師道：「霧是山中子，船為水草及鞋，苦沒有甚麼出處。」王爺道：「難道沒有甚麼出處？昔日黃帝與蚩尤對敵，九戰不能勝。黃帝歸於泰山，三日三夜，天霧冥冥。有一個婦人，人的頭，鳥的身子。黃帝知其非凡，稽首再拜，伏不敢起。婦人說道：『吾乃九天玄女是也。子欲何問，何不明言？』黃帝說道：『小子欲萬戰萬勝，萬隱萬匿，何術以能之麼？』女人說道：『從霧而戰，萬戰萬勝，從霧而隱，萬隱萬匿。』這豈不是個出處麼？還有梁伏仗《早霧詩》一律為證：

水霧雜山煙，冥冥見曉天。
聽猿方村岫，聞獺始知川。
漁人惑澳浦，行舟迷沂沿。
日中氛靄盡，空水共澄鮮。」

三寶老爺說道：「蜃又散做一天重霧，都是些古怪，卻怎麼處他？」天師道：「還是貧道做他的對頭。」好天師，說聲「對頭」，早已又是一個訣打將過去。一聲響，那一天重霧，猛然間潑天大晴。船頭之下，恰好又是一棵老松樹，上沒了枝，下沒根腳，無長不長，無大不大，筆筆直立在帥字船前頭。老翁道：「今番又變做一棵老松樹，好惱人也！」王爺道：「大夫松是個實物，怎麼反惱人哩！」天師道：「難道松樹就全是實物？」王爺道：「有哪些不實處？」天師道：「方山有野人出遊，看見一個虬髯使者，衣異服，牽一百犬追迫而去。野人問說道：『君居何處？去何速也？』使者說道：『在下家居偃蓋山。此犬戀家，不欲久外，故去速。』野人尾之，使者至一古松下而沒。野人仰視古松，果仰偃如蓋，卻不知野人白犬之故。忽一老翁當前，野人問其故。老翁指古松說道：『此非虬髯使者乎？白犬則其茯苓也。』野人大悟，知使者為古松之精。松樹成精，豈是個實物？」王爺道：「唐明皇遭祿山之變，鑾輿西幸，時事可知矣！禁中枯松復生，枝葉蔥菁，宛如新植者。落後肅宗果平內難，唐祚再興，枯松呈祥，這豈不是實物？」天師道：「天臺有怪松，自盤根於岩穴之內，輪囷逼側而上，身大數圍，而高四五尺。磊砢然，蹙縮然，幹不假枝，枝不假葉，有若龍攀虎踞，壯士囚縛之狀，豈是個實物？」王爺道：「庾頡歎和嶠說道：『和君森森如千尺松，雖磊砢多節，施之大廈，有棟樑之用』，豈不是個實物？李德林有一律詩為證：

結根生上苑，擢秀邇華池。
歲寒無改色，年長有倒枝。
露自金盤灑，風從玉樹吹。
寄言謝霜雪，真心自不移。」

三寶老爺說道：「二位再不消苦辯。只今日之間，一條長虹散為一天重霧；一天重霧，收為一棵古松，中間一定是個鬼怪妖魔，這等搬鬥。似此搬鬥之時，怎得行船？怎得復命萬歲爺？」天師道：「元帥之言深有理，待貧道審問他一番，看他個甚麼緣故。」天師即時披髮仗劍，踏罡步斗，念念聒聒。念了一會，聒了一回，提起劍，喝聲道：「你是甚麼妖魔？你是甚麼鬼怪？敢攔我們去路麼？你快快的先通姓名，後收孽障。少待遲延，我這裡一劍飛來，斷你兩段！那時悔之，噬臍無及！」那棵松樹果然有靈，一聲響，一長長有千百丈長。天師喝聲道：「哇！何必這等長！」那棵松樹一聲響，一大大有百□圍之大。天師又喝聲道：「哇！何必這等大。」那棵松樹長又長，大又大，好怕人也。天師披著髮，仗著劍，喝聲道：「哇！你或是個人，就現出個人來；你或是個鬼，就現出個鬼來；你或是個物件，就現出物件來。你或是護送我們，就明白說我是護送；你或是要求祭祀，就明白說我要祭祀；你或是負屈含冤，就明白說我是負某屈、含某冤，要取某人命，要報某人仇。怎麼這等只是不吐，起人之疑？」

天師這一席話，說得有頭有緒，不怕你甚麼人不聳聽。那棵樹果然的有靈有神，能大能小，一聲響，一轆轤睡翻在水面上。天師吩咐旗牌官：「仔細看來，水面上睡著是個甚麼物件？」旗牌官回覆道：「是一條棕纜。」天師點一點頭，說道：「原來是這個孽畜！也敢如此無禮麼？」老翁道：「一條棕纜，怎是個孽畜？」天師道：「元帥老爺，你就忘懷了！我和你當原日出門之時，開船緊急，掉了一條棕纜，今日中間成了氣候，故此三番兩次變幻成形，攔吾去路。」老翁道：「一條棕纜，怎麼就有甚麼氣候？」天師道：「一粒粟能藏大千世界，一莖草能成□萬雄兵，何況一條棕纜乎！」元帥道：「既如此，凡物都有氣候麼？」天師道：「此亦偶然耳，不可常。」

道猶未了，那棕纜在船頭之下，一聲響，劃劃刺刺，就如天崩地塌一般。天師提著七星寶劍，喝聲道：「哇！你這孽畜還是得道成神？還是失道成鬼？快快的現將出來！」一聲喝，狠是一劍。這一劍不至緊，天師只指望斬妖縛邪，哪曉得是個脫胎換骨！怎叫做脫胎換骨？那條纜早已斷做了三節。斷做了三節，筆筆直站起來，就是三個金甲神，頭上金頂圓帽，身上金鎖子甲，齊齊的朝著天師舉一手，說道：「天師大人請了。」天師道：「你是何神？敢與我行禮。」三個金甲天神齊齊的說道：「小神們已受上帝敕命，在此為神。只不曾達知人王帝主，故此在這裡伺候。」天師道：「你原是我船上一條棕纜，怎麼上帝命你為神。」三個齊齊的說道：「原日委是一條棕纜，在天師船上出身，自從天師下海去後，小神兄弟三人在这洋子江上福國澤民，有大功於世，故此上帝命我等為神。」天師道：「你只是一條棕纜，怎麼又是兄弟三人？」三個齊齊的說：「原本是一胞胎生下來，卻是三兄弟，合之為一，分之則為三。」天師道：「你們既是為神，尊姓大表？」三個齊齊的說道：「因是棕纜，得姓為宗。因是兄弟三人，順序兒排著去，故此就叫做宗一、宗二、宗三。」天師道：「上帝敕命為神，是何官職？」三個齊齊的說道：「兄弟三個俱授舍人之職。」天師道：「原來是宗一舍人、宗二舍人、宗三舍人。」三個齊齊的說道：「便是。」天師道：「既是這等有有名有姓的神道，怎麼變幻搬鬥？」宗一道：「無以自見，借物棲神。」

天師道：「尊神在江上有甚麼大功？」宗一舍人說道：「小神在金山腳下建立一功。」天師道：「甚麼一功？」舍人道：「金山腳下有一個老鼃，這鼃卻不是等閒之輩，他原是真武老爺座下龜、蛇二將交合而生者。蛇父、龜母生下他來，又不是個人形，又不是個物形，只是彈丸黑子之大，一點血珠兒。年深日久，長成一個鼃，貪著天下第一泉，故此住在金山腳下。前此之時，修行學好，每聽金山寺中的長老呼喚，叫一聲老鼃，即時浮出水面上，或投以饅首，或投以果食，口受之而去。呼之則來，叱之則去。寺

僧以為戲具，取笑諸貴官長者，近來有五七□年。學好千日不足，學歹一日有餘，動了淫殺之心，每每在江面上變成渡江小舸，故意沉溺害人性命，貪食血肉；又或風雨晦冥之夜，走上岸去，變成美婦人，迷惑良人家美少年。百般變幻，不可枚舉。水府諸位神聖奏明玉帝，要驅除它，一時未便。卻是小神抖擻精神，和它大殺了幾陣。它有七七四□九變，小神變變都拿住它，卻才驅除了它。驅除它卻不除了這一害，救多少人的性命，得多少人的安穩，這卻不是小神金山腳下建立一功？」

天師道：「這是一功。第二位舍人有甚麼大功？」宗二舍人道：「小神在南京下新河草鞋夾建立一功。」天師道：「草鞋夾是甚麼功？」舍人說道：「草鞋夾從古以來，有個精怪。甚麼精怪？原是秦始皇朝裡有個章亥，著實會走路，日行千里，夜行八百里。是秦始皇著他走遍東西南北，量度中國有多少路程。他走到東海，斷了草鞋子，就丟下一隻草鞋在南京下新河，故此下新河有一所夾溝，叫做草鞋夾。那草鞋夾在那夾溝之中，年深日久，吸天地之戾氣，受日月之餘光，變成一個精怪。他這精怪不上岸，不變甚麼形相，專一隻在草鞋夾等待各鹽船齊幫之時，他也變成一隻鹽船，和真的一般打扮，一般粉飾，一般人物，故意的雜在幫裡。左一頭拳，右一腦蓋，把兩邊的船打翻了，他卻就中取事，利人財寶，貪人血肉。這等一個精怪，害了多少人的性命？騙了多少人的財物？再沒有人知覺。水府諸位神聖都說：『大明皇帝當朝，宇宙一新之會，怎麼容得這等一個精怪，在輦轂之下肆其毒惡？』計處商議要懲治於他，卻是小神不自揣度，和他大殺幾場。他雖然神通廣大，變化無窮，終是邪不能勝正，假不能勝真，畢竟死在小神手裡。這如今草鞋夾太平無事，卻不是小神建立一功？」

天師道：「這也是一功。第三位舍人是甚麼功？」宗三舍人說道：「小神也在南京上面蝶磯山建立一功。」天師道：「蝶磯山是甚麼功？」舍人道：「蝶磯原是一個小山獨立江心，磯上一穴，約有千百丈之深，穴裡面有一條老蝶，如蛟龍之狀。那老蝶出身又有些古怪，怎麼古怪？他原是西番一個波斯胡南朝進寶，行至江上，誤吞一珠，那顆珠在肚子裡發作，發作得波斯胡只是口渴，只是要水吃，盆來盆盡，鉢來鉢盡，不足以充欲。叫兩個隨行者抬到江邊，低著頭就著水，只說好吃一個飽。哪曉得那個波斯吃飽了水，一穀碌攆到水裡去了！攆到水裡去不至緊，變成一個物件，說他像蛇，沒有這等鱗甲；說他像龍，又沒有那副頭角。像蛇不是蛇，像龍不是龍，原來就叫做蝶。蝶即蛟龍之類，故此那個磯頭得名為蝶磯。蝶性最毒，專一在江上使風作浪，駕霧騰雲，上下商船，甚不方便。是小神略施小計，即時收服了它，放在穴裡，雖不害它性命，卻不許它在外面維持。這如今洋子江心舟船穩載，這卻不是小神一功？」天師道：「這是一功。三位舍人果然是除國之蠹，有護國之功；除民之害，有澤民之功。上帝救命為神，理當如此。」

三位舍人齊說道：「小神兄弟雖蒙上帝救命，卻不曾受人王帝主，故此在這裡伺候天師，相煩天師轉達。」天師道：「三位既有此大功，貧道即當奏上，請回罷。」三位說道：「既蒙天師允諾，小神兄弟奉承一帆風，管教今夜到南京，明早進朝復命。」

畢竟不知這一帆風果否何如，且聽下回分解。